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

克鲁普斯卡雅 教育文选

上 卷

卫道治 译
金世柏 校

人民教育出版社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上 卷

人民教育出版社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

上 卷

卫道治 译

《丛书》责任编辑 肖云瑞

本书特约责任编辑 李月章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一工厂印装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625 插页2 字数403,000

1987年9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33

平装本 ISBN7-107-10122-6/G·835 定价5.75元

精装本 ISBN7-107-10123-4/G·836 定价7.95元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出版说明

为了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不仅需要研究我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总结我国教育的经验，而且需要研究外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借鉴外国教育的经验。为了给我国教育工作者提供研究外国教育思想的理论著作，并给师范院校提供教学参考书，我社决定出版这套丛书。

这套丛书选收古代、近代、现代对世界、对中国有较大影响的外国教育家、心理学家的有代表性的教育理论著作，包括整本专著、文章汇编或者著作节选。

无疑，本丛书所收选的书既闪耀着人类教育智慧的光辉，又由于作者所处时代、阶级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糟粕；有的虽非糟粕，但由于地区条件的不同，也可能并不适合于我国。因此，我们在阅读时一定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武器，对书中的内容进行分析，批判地吸收其中有益的东西，而不要照搬照抄。

为了帮助读者阅读和理解书的内容，我们请译者或有关专家为每一本书撰写了前言，有的书还附有年表、图片或其他参考资料。当然，前言只是一家之言，而不是对某书的定评；读者完全可以对这本书进行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研究。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本丛书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我们改进工作。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

译者说明

本书根据苏联教育科学院“教育”出版社1978—1980年出版的《娜·康·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六卷本)选译。吴式颖同志参与了本书的编选并担任审定工作。同时，她还为本书撰写了论文——《克鲁普斯卡雅及其教育思想简论》，作为本书的前言，并编写了克鲁普斯卡雅的生平事迹年表。金世柏同志参与了本书的审校。

克鲁普斯卡雅及其教育思想简论

吴式颖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雅 (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ская, 1869—1939) 是苏联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列宁的夫人和战友。她的教育活动和她的革命活动具有密切的联系，她对教育理论的探索也是和她的革命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

克鲁普斯卡雅对教育问题的论述十分广泛。我们面前的这部教育文选，选自苏联在本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其中包括有关她成长道路的几篇著名的自传性文章、她在革命前撰写的主要教育论文和革命后发表的主要教育论文、报告、演说词等，内容涉及教育史、欧美各国教育比较和国民教育的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包括学前教育、少年儿童和青年的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成人教育等各个方面)。学习这部著作就可以使我们知道，克鲁普斯卡雅的教育思想是何等博大精深，她的胸怀是如何宽广。

一、革命家和教育家

娜·康·克鲁普斯卡雅于1869年2月14(26)日^①诞生在彼得堡

① 括号外为俄历日期，括号内为公历日期。

(今列宁格勒)。这时候，俄国虽已废除了农奴制，然而沙皇专制制度却依然存在，土地仍然掌握在地主阶级的手中。与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它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上都很落后，人民生活在极度贫困和苦难之中。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俄国的革命运动经过一段短期的沉寂之后重又活跃起来。在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俄国革命的主要领导力量是民粹派。他们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要求知识分子深入农村，发动农民起来推翻沙皇的专制制度和地主阶级的统治，却忽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否认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他们在农村中的革命活动没有取得积极的结果。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由民粹派的革命组织“土地与自由社”分裂出来的“民意党”主张通过恐怖暗杀手段来消灭沙皇专制制度，更加脱离广大群众。民粹派革命活动的失败促使革命者探求新的解放道路。

还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工人阶级就已经开始进行自发斗争。1875年和1878年，在敖得萨和彼得堡曾先后建立“南俄工人协会”与“俄国北方工人协会”，不久都遭到沙皇当局的破坏。1883年，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普列汉诺夫(1856—1918年)等在日内瓦建立了俄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将一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译为俄文出版，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到俄国。

克鲁普斯卡雅的父母虽出身于贵族，但“他们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生活异常艰难。克鲁普斯卡雅的母亲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离开学校之后就当了家庭教师。她的父亲从武备学校毕业后当了军官，但不满足于现实。他“博览群书，不信鬼神，并且熟悉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形。”因此，在他们的家里经常有革命者来往，这使克鲁普斯卡雅从小受到革命情绪的影响。同时，克鲁普斯卡雅的父亲从1872年起就因政治上不可靠而被解除了公职，他不得不为谋生而带着妻子和女儿从一个城市搬迁到另一个城市。漂泊而贫困的生活使小姑娘获得了比一般少女更为广泛的

阅历。^①

当克鲁普斯卡雅11岁的时候，她因父亲的工作关系来到普斯科夫的一个女地主的领地。女地主的所作所为使她十分厌恶，这里的一位具有革命情绪的年轻女教师(亚历山德拉·季莫菲耶夫娜·雅沃斯卡雅)却很快地赢得了她的好感。这位乡村女教师的教学活动还激发了她对教育工作的强烈向往。

1880年4月，克鲁普斯卡雅父亲的案子得到了结，他被宣告无罪。翌年9月，父母送她到彼得堡私立奥波连斯卡雅女子中学学习。这所学校的领导人在政治上倾向“土地与自由社”，教师们经验丰富，思想进步，能给学生比较丰富的知识，并注意培养她们独立的工作能力。克鲁普斯卡雅在这里的学习生活非常愉快。她学习勤奋，各门功课的成绩都很好。不幸的是，长时间生活的艰辛与磨难损害了她父亲的健康，不久他就因病逝世，克鲁普斯卡雅当时还只有14岁。为了帮助母亲，她只得一边学习，一边工作。这要求她付出加倍的劳动。

1886年秋天，克鲁普斯卡雅以优异的成绩从奥波连斯卡雅中学毕业，又上了该校的师范班。一年以后，她获得了担任家庭教师的资格证书，留在该校的寄宿部当辅导教师，同时又在一所女子职业学校为一些学生补课。

从18岁开始，克鲁普斯卡雅已经在自觉地寻求自己的生活道路了。在她1887年3月写给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书信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一段话：“最近以来，我日益明显地感到，迄今为止我一直享受着别人用心血换来的劳动成果。我在享受这种成果并用一部分时间去获得知识的时候，心里曾想，以后我将用这些知识去为人们做些有益的事。”^②当时，克鲁普斯卡雅还曾向一位老民意党人请教：她应该怎样去帮助人民？这位民意党人建议她去教人们识字。她不满于这样的回答。为了解决使她焦虑的人

① 参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1—4页。

②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书简》，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生问题和增强自己的本领，克鲁普斯卡雅于1889年9月进入彼得堡别斯图日夫高等女子学校的历史语言系学习，兼听数学系的课程。就在这年秋天，她认识了一些加入社会主义组织的工学院学生，并且和米·伊·勃鲁斯涅夫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建立了联系。这里的活动使她的“眼界为之一开”。①

1890年初，克鲁普斯卡雅离开了别斯图日夫高等女子学校，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详读《资本论》第一卷使她懂得了“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这才是出路所在”。②她决心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积极参加革命实践活动。为了学习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她开始学习德文；为了同工人建立联系，她开始到斯摩棱斯克星期日男子夜校去从事无偿的教学活动。

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设在彼得堡的涅瓦关卡外，到这里来学习的是彼得堡一些工厂的工人。沙皇政府允许设立这种学校只是想给工人一点有限的文化知识，一些像克鲁普斯卡雅这样的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教师却用巧妙的方法向工人传播革命的道理，使它成了向工人进行政治教育的中心，结果使许多学生后来都参加了革命运动，而教师本身也从政治上得到了锻炼与提高。克鲁普斯卡雅后来写道：“从1891年到1896年，我在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工作。这几年的工作给我一生留下了一个最美好的回忆，对我了解工人群众和工人的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帮助。这几年也是我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开始形成和逐渐巩固的时期”；又说：“我在这所学校工作了五年，与工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使我对工人的生活和工人本身都有了深刻的了解”，“在这所学校度过的五年，给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我同工人阶级永远团结在一起了。”③

①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12页。

② 同上。

③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俄文版第4卷，第16页；第2卷，第91页。

克鲁普斯卡雅是一位具有坚强意志的人。人生目标既立，她决心坚持到底。正像她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使我得到了一个人梦寐以求的最大幸福：我知道了应走的道路，对我的整个生命与之相系的事业充满了信心。前进的道路有时也是坎坷不平的，但我却从未怀疑过这条道路的正确性，我可能也有几步路走得不对，别的问题是不可能有的。错误可以纠正，而朝向目标的运动却一往直前，如潮水汹涌澎湃。”^①

克鲁普斯卡雅的一生是竭尽自己的智慧与力量、不屈不挠地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斗争的一生。1895年秋，她参加了列宁组织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成为该协会的核心成员，不久又参加彼得堡纺织工人罢工的组织领导工作。为此，她遭到沙皇宪兵的一再逮捕和流放。同列宁相识（1894年2月）和结为终身伴侣（1898年7月）以后，她始终相随左右，成了他忠实的同志和得力助手。列宁对她的工作也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与帮助。还在他们共同的流放时期（1898年5月至1900年2月），克鲁普斯卡雅就为列宁抄写著作。他们两人还一起读书，翻译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关的英文和德文书籍。从这个时期起，克鲁普斯卡雅就帮列宁处理工作上的来往信件。她还陪同列宁走访流放中的革命同志，参加列宁和他的战友们的各种讨论、争论，她也在家中热情地接待革命同志。1899年，克鲁普斯卡雅在列宁的建议、鼓励和具体的帮助下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本小册子《女工》，这是俄国的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妇女问题的专著。侨居国外时期（1901年4月至1905年11月，1907年12月至1917年4月），克鲁普斯卡雅作为列宁创办的《火星报》、《前进报》、《无产者报》、《工人报》编辑部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秘书，与国内的党组织和党的活动家保持着广泛而秘密的通讯联系，为

^①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第2卷，第90页。

集聚与发展革命力量做了大量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她还和《真理报》编辑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克鲁普斯卡雅多次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许多布尔什维克的重要会议，为捍卫列宁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作出了积极贡献。

克鲁普斯卡雅亲身参加了俄国1905年的民主革命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以后，克鲁普斯卡雅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联共(布)第七次至十七次代表大会，并且参加了全俄和全苏的历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她参与了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针的讨论与制定工作。作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1924—1930年)、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39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1937年)、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193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7—1938年)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1938—1939年)，她进行了大量的党务和国务活动，为巩固和发展十月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努力。

克鲁普斯卡雅始终把宣传列宁的伟大思想和革命实践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列宁逝世以后，她每年都要发表一些纪念文章和演说，介绍列宁的革命活动，阐述他的观点。苏联学者认为，她撰写的《列宁回忆录》和其他文章是研究列宁的生平与活动的重要文献资料。

对青年工人、妇女和整个年轻一代的教育始终是克鲁普斯卡雅革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十分注意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际问题。在上面提到的《女工》一书中，她就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了家庭、学校和年轻一代的教育问题。1900年2月至1901年3月，她又撰写了《优秀教师的典型》、《教育问题的社会作用》和《学校与社会》等三篇论述教育问题的文章，将国民教育问题和为争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而进行的斗争联系起来。对教育理论的探讨和教育的实践活动在她第二次侨居国外时期的工作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这一时期中，她担任过布尔什维克举办的社会政治和文学杂志《教育》的编辑(1911年12月至1914年6月)，《女工》杂志

的主编(1914至1915年),参加了列宁在巴黎郊外龙寿姆村举办的布尔什维克党校的教学工作(1911年)。正是在这一时期,她在列宁的建议和支持下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思想,俄国和欧美的教育理论,考察了西欧和北美的学校教育状况,完成了《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的撰写工作,为日后参予苏联国民教育制度的创建工作奠定了自己的理论基础。除此之外,她还 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了33篇教育论文,揭露沙皇政府的反动教育政策和资产阶级学校的阶级实质,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教育要求。克鲁普斯卡雅在制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俄共(布)党纲的教育条文方面也起过重要作用。

十月革命以后,克鲁普斯卡雅一直在苏俄教育人民委员部担负重要职务。从苏俄教育人民委员部创建之日起,她就是该部的部务委员,1917—1920年任社会教育司长,1920—1930年任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或译政治教育总局)主席,1919—1932年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组主席,1929—1939年任苏俄副教育人民委员,主管学前教育、成人学校、文化宫和博物馆等管理部的工作。克鲁普斯卡雅还领导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最重要的教育理论刊物《走向新学校之路》(1922—1932年任责任编辑)和1930年成立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协会。苏联青少年和儿童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得到过她的有力指导。

在十月革命以后的22年中,克鲁普斯卡雅发表了大量论述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教育目的、教育和教养内容、原则、方法的论文、报告和评论。据统计,克鲁普斯卡雅在世时,苏联报刊就发表过她在1901—1939年用俄语撰写的教育论文、演说词和评论将近1,600篇;在她逝世以后,从1940年至1965年,又陆续发表了她的300多篇遗著^①1957—1963年,苏俄教育科学院就编辑出版了《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十一卷)。如上所述,苏联在七十年

^① 参见:《娜·康·克鲁普斯卡雅的教育遗产》,载《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第6卷,399页。

代又出版了《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

苏联政府和人民充分肯定克鲁普斯卡雅对革命所作的卓越贡献和她对发展苏联教育科学与文化教育所起的巨大作用。1931年2月,苏联科学院全体会议的参加者选举她为该院的名誉院士。1936年,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最高鉴定委员会决定授予她教育科学博士学位。在1929年和1933年,她先后获得劳动红旗勋章和列宁勋章。为奖励在年轻一代的教育和教学中取得优异成绩的教师,苏联政府于1967年设立了克鲁普斯卡雅奖章,第二年又设立了克鲁普斯卡雅奖金,奖励论述教育与教学问题的优秀科学著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克鲁普斯卡雅在教育方面的建树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为奖励发展中国家在普及文化知识方面作出特殊贡献的组织与个人,教科文组织在1969年设立了克鲁普斯卡雅奖金和荣誉证书。

二、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

克鲁普斯卡雅的教育思想体系形成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时候,美国和西欧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深刻的社会经济变化,完成了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相适应,西欧的新教育运动和美国的进步教育运动勃然兴起,推动着各国的教育改革。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凯兴斯泰纳的“公民教育”思想和“劳作教育”思想,由拉伊、梅伊曼和比内等人所推动的实验教育学等资产阶级现代教育思潮流传开来,和传统的教育理论(以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为代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美国教育的管理体制与西欧大陆的教育管理体制(法国最为典型)相较,也有很大的差异。俄国在这时虽也跨入帝国主义发展阶段,却保留着大量的农奴制残余。俄国教育和它的经济发展情况一样,都受着沙皇专制

制度的严重阻碍：国内居民中的文盲仍在75%以上，小学入学率只达20%，中、高等教育完全为地主资产阶级所垄断，整个教育体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教学崇尚书本、死记硬背，实行强迫纪律。俄国教育向何处去？它的文化教育的落后面貌怎样才能得到彻底改变？它的国民教育应该如何发展？怎样认识和对待西欧与北美的新兴教育思潮和他们的教育经验？这一系列十分复杂的问题便是克鲁普斯卡雅在十月革命前发表的教育论文所讨论的主题。当时，一般人总是离开政治经济的发展来讨论教育的发展，各种新教育理论的倡导者也都是避开教育的阶级性质抽象地谈论“人”或“公民”的培养。克鲁普斯卡雅开始大力宣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观点，并且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带入教育理论与实际问题的研究，对面临的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得出了一些很有说服力的结论。

《女工》是克鲁普斯卡雅的第一部著作。这部书是为发动妇女投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而撰写的。她在第三章（本选集以《妇女与儿童教育》的篇名选入）专门论述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问题，并将解决这些问题的理想方案与革命的前途紧密地联系起来。

克鲁普斯卡雅尖锐地指出，俄国文化教育的落后状况完全是由俄国腐朽的社会制度和沙皇政府的反动政策决定的。她把俄国教育与西欧先进国家的教育作了比较，还用幼儿园的教育情况向俄国劳动妇女非常具体地说明，儿童的生活是可以按另一种方式来组织的，在西欧某些国家中存在这种先例。但是她同时指出了西欧教育的资产阶级实质及其局限性，进而说明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教育将比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教育更加完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但将为儿童组织良好的学前教育，还要对所有的儿童普遍进行社会教育，未来的学校“不仅教儿童学习，还要发展儿童的各种能力（智力和体力），把他们培养成有益的、精力充沛的公民”^①。一切取决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俄国人民面临的首要

^①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第1卷，第14页。

任务就是要推翻沙皇专制统治，进而争取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女工们不可能不珍惜社会教育的一切好处。母性的感情使她希望对儿童进行社会教育，使她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渴望工人阶级的事业取得胜利！”^①这既是她的结论，也是她对劳动妇女发出的号召。

克鲁普斯卡雅《女工》一书第三章的思想内容和论证方式在她十月革命前发表的教育论文中是很有代表性的。这部书是在国外印刷出版后秘密运回俄国散发的，她毫无隐讳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有些在俄国公开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她写得比较隐晦，但基本思想仍然是非常明白的。例如，在《教育问题的社会作用》和《学校与社会》中，她也是把当时俄国学校教学和教育中的问题（教学中的形式主义、强制的宗教教育、对儿童个性的压制与摧残，等等）同俄国社会制度的种种弊端联系在一起，并向教师们暗示：在沙皇专制制度存在的条件下，仅靠介绍夸美纽斯和裴斯泰洛齐的教育主张是无法改善学校教育状况的，一定要从社会条件中去寻找俄国教育落后的根源。在《论自由学校问题》一文中，她强调：学生和教师都应为一个共同的理想所鼓舞，从事一个共同的事业。教师应该有自己的信念和热情，要善于引导学生去实现共同理想，“做一个有益于人们的人”^②。为了做到这点，她建议充分发挥学生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他们在教学中既当学生，又当教师，体现“教学相长”^③。

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隐喻、类比和对照成了揭露沙皇反动政策和启发民智的重要手段。克鲁普斯卡雅在这一时期加强了对西方教育的比较研究。她在《论学校自治》、《教育管理工作的两种方法》、《关于北美和西欧的国民教育工作》等一系列教育论文中大力肯定美国学校的一些进步之处，赞誉美国资产阶级民主

①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第1卷，第14页。

② 同上，第34页。

③ 同上，第37页。

义教育家霍勒斯·曼恩(Horace Mann, 1796~1859)在领导学校教育中的民主作风,高度评价了他在形成美国教育传统中所起的作用。对于法国、比利时等国家教育管理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和中央集权,克鲁普斯卡雅采取了严厉的批判态度,因为这种管理体制和俄国的教育管理体制具有某些类似之处。

克鲁普斯卡雅对实验心理学和实验教育学的发展抱着强烈的兴趣,对它们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使她作出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例如,她认为实验心理学借助于各种试验和仪器测量人的知觉的力量和速度、测量记忆能力和保持的时间,能提供有关儿童能力乃至儿童发展水平的客观材料;在实验教育学中虽有很多不科学的东西,但它使人们注意研究各种条件对精神能力发展的影响,确定其间的相互关系,“已显承出了光辉的远景”,^①等等。克鲁普斯卡雅强调实验心理学和实验教育学的可取之处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实验心理学和实验教育学是俄国当时流行的主观唯心主义内省心理学和思辨教育学的对立物,对它们的提倡有利于削弱内省心理学和思辨教育学对教师的影响。

克鲁普斯卡雅对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也取分析态度。她在揭露实用主义教育学的唯心主义理论基础的同时,建议人们批判地利用它的某些教育原理。克鲁普斯卡雅在这里强调的主要是学校与生活的密切联系,注意对儿童个性的研究,重视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在教学中注意依靠学生的兴趣、爱好,等等。实用主义教育学的这些积极方面与俄国学校中的那种唯书、唯上、呆读死记、强迫纪律等严重脱离实际生活需要、扼杀学生个性的传统教育方式是截然对立的。克鲁普斯卡雅认为,美国许多学校的先进经验正是以杜威提出的这些原理为根据的,这些经验应该受到重视。1923年,克鲁普斯卡雅在一篇文章中解释了她的这种态度。她写道:“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倾向于把美国学

^①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第1卷,第232页。

校和美国教育理想化。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我国学校控制在沙皇政府手中，所以我们只能把它与美国学校加以对比。这样的对比可以激发思考。”^①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克鲁普斯卡雅开始在合法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刊上发表教育论文，直接揭露和批判沙皇政府文教政策的反动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提出与论证无产阶级政党的教育纲领。

《致国民教师代表大会》(1913年)是克鲁普斯卡雅在这一时期发表的重要论文之一。在这篇文章中，她首先表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学校作用的重视。她写道：“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学校能够有计划、有组织地对青年一代的世界观和感情产生影响。”^②其次，她说明了教育的发展决定于它们是掌握在那一个阶级的手里，是谁确定教学大纲、教学性质，谁挑选教师、考核教师，等等。她指出：“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国家政治制度的不同，学校也就有很大的差异。在落后的加尼西亚，占统治地位的是具有农奴制遗风的地主，那里的学校就充分表露出教权主义精神，而在极其自由、文明和工业发达的法国，神学课就被资产阶级道德课所取代，但是不论是在加尼西亚，抑或是在法国，国民学校都是统治阶级手里的一种工具，他们利用这一工具来按自己的需要教育人民群众的子弟。”^③关于工人阶级对教育的要求，她提出了以下五点：

“第一，对年龄不满十六岁的全体男女儿童实行免费的普及义务教育；同时，学校应使儿童得到最广泛的全面发展：体育方面，其必要前提是让儿童的饮食富有营养，衣服穿得暖和；劳动方面，关键是让儿童参加生产劳动，从入幼儿园开始到高级学堂毕业为止，能受到广泛的综合技术教育；智育方面，培养儿童能独立参加脑力劳动；社会方面，发展社会本能，养成集体工作的

^①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十卷集)，第3卷，第45页。

^②、^③ 《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六卷集)，第1卷，第121、122页。